

历史人物
小说

大

汉

第

一

周鹏飞 著

太后与宦官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历史人物
小说

大汉第一

周鹏飞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汉第一太后吕雉 / 周鹏飞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068-5518-1

I. ①大… II. ①周…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6371号

大汉第一太后吕雉

周鹏飞 著

策划编辑 安玉霞

责任编辑 李 新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版式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佰利得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518-1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吕后（前241—前180），汉高祖刘邦结发之妻，名雉。秦时单父县今山东单县人。其父吕公因避仇家，移居沛县，在一次宴会上认识刘邦，遂以吕雉许配。楚汉战争开始不久，吕雉和刘邦父亲被项羽俘虏，置军中以为人质。后项羽因形势失利，被迫与刘邦讲和，吕雉等人方才获释。次年，刘邦称帝，立吕雉为后。

吕后为人有谋略而性坚忍，在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刘邦在前方讨伐陈豨，吕雉留守在后方诛杀了韩信、彭越。

古代帝王把江山视为自己的私产。刘邦称帝后，曾对父亲说：“早先您说我是无赖，不能治产业，现在我的产业和我二哥刘仲比，谁的多？”得意之态溢于言表。那么，这份家产也应有吕雉的一半，因为她做出很大牺牲，吕家子弟在战争中也是出了力的。

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欲废长立幼，将太子之位传给戚夫人的儿子。这引起吕后的强烈反对。她挺身应战，用自己的方式捍卫权利。她深深体会到男人是靠不住的。早年刘邦在乡里浪荡，不事劳作，是她耕种田亩，抚养孩子。刘邦逐鹿中原时，她吃苦受累，蹲进深牢大狱。而当她贵为皇后，本以为苦尽甘来时，可刘邦已经移情别恋，她很可能一无所有。

男人天生是要闯荡的，他要征服，要破坏，总有新目标，刘邦是典型的代表；而女人只能固守，像一粒种子一样必须扎根，这样才有生命延续的可能，才有家园的温馨。所以，吕后的故事就是女人向男人抗争的故事，是两种生命曲调的交响。

刘邦死后，吕后对年轻貌美的戚夫人进行疯狂报复；对刘姓诸王逐个消灭。女性嫉妒的烈火焚烧起来非常可怕。刘邦这么豁达的人，面对分庭抗礼的异姓王侯尚且毫不留情，吕后也一样，她对戚夫人的陷害也是她多年忍辱负重的总爆发。

吕后的儿子生性柔仁，难当大任，想来吕后是很失望的。自己再强，也抗拒不了死亡，百年之后，江山托于何人？刘邦易储时遇到的问题，她此时也遇到了。所以，每个人都会遭遇人生困境。人也许能掌控自己，却掌控不了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都是悲剧。

吕后去世后，刘邦的旧臣诛灭了吕氏家族，江山重又姓刘了。这并不是说外戚掌权注定就该失败的，杨坚也是北周的外戚，他不也成功了吗？主要原因还是吕家没有强有力的人物，吕后拼死拼活地扶植他们，把江山交到他们手上他们也守不住。

史书上的吕后可能被丑化了，不能尽信，因为历史从来都是成功者写的。单就吕后的人生来讲，她的抗争不很精彩吗？

本书不是严谨的历史传记，而是一部历史小说。小说以秦末汉初的大量史实为依据，添加了一些细节，创造性地勾画了吕后这个人物和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希望此书能引发读者一些思考。

大

汉

第

一

太

后

吕

雉

目 录

前 言	001
引 子	001
一 吕叔平酷爱相术，吴县令调任沛城	008
二 避仇杀乔迁沛县，会豪杰巧结良缘	016
三 侠义刘邦变草寇，斩蛇避走芒砀山	027
四 沛公扬马上征途，吕雉月夜难独守	041
五 鸿门宴狼烟再起，笼中鸟度日如年	052
六 审食其陈仓暗度，刘太公逢凶化吉	062
七 布衣刘邦登九五，审慎吕后入角色	074
八 韩信功高仍获罪，冒顿单于戏刘邦	086
九 陈平巧计戏匈奴，刘敬和亲安边塞	098
十 贯高救主轻生死，戚姬为子谋未来	103

大

汉

第

一

太

后

吕

雉

十一	诛陈豨不容分说，杀韩信何患无辞	119
十二	太子之争风波恶，商山四皓入长安	135
十三	黥布落魄丧家犬，英雄暮年大风歌	150
十四	汉高祖抱憾辞世，吕皇后大施淫威	165
十五	长乐宫阴云密布，众老臣如履薄冰	178
十六	戚夫人母子受难，审食其小人得志	192
十七	献地认母遭羞辱，在人檐下得低头	207
十八	乱婚配伦常失序，易幼主太后临朝	222
十九	白马之盟不足畏，江山还需自家扶	236
二十	山雨欲来风满楼，太后一去大厦倾	255
二十一	刘肥之子报前仇，齐国平地起波澜	269
二十二	识时务灌婴倒戈，智多星陈平施计	287
二十三	未央宫风住雨歇，黄土冢一声叹息	301

引子

刘邦放走刑徒、落草为寇的消息传到县里，县令吴行按秦律将吕雉押入大牢。

吕雉的父亲吕公含泪相送：“孩子，去吧，王法大如天，无人敢违。家中的孩子我给照管，时日不长，一准会有个水落石出。”至此，吕公还不太相信事实。

吕雉没有言语，她知道劝说人的话分量不重，是刀山是火海只有自己担载。她没有流泪，只是苦笑着与父兄道别。

长空一声霹雳，秦时丰沛之地爆出惊天动地的消息：泗水亭长刘邦在奉命押送刑徒去咸阳的途中，放走刑徒，自己上山落草为寇去了。

消息先在丰邑旋起，凡听闻者，无一相信。

“放着现行的亭长不做，偏要当贼为寇，招官兵剿杀，族人受牵连，谁信！”

“刘邦行事放荡，酷爱酒色，然从不与草寇为伍，莫不是被歹人陷害，故意放风的？”

“千真万确，是一刑徒被捉拿后，从实招供出来的。”

当这个雷人的消息传到刘邦之妻吕雉的二哥吕释之的耳朵时，他未及分辨真假，即刻传给妹妹吕雉。刚刚从田地里归来的她，立时惊得直呆呆挺立门旁，大睁着双眼，嘴巴张了几张，说不出话来。

吕释之忙劝慰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世间，是话就有音。你可要当心啊！”

吕释之后边的话没有说出口，他更不愿意说出口：秦时刑法，一人犯罪，全家连坐。何况刘邦犯下了大逆之罪，妻儿定当入狱蹲牢。一个被亲邻刮目相看的温馨小家庭当即被砸个粉碎，妹妹怎么受得了这个苦罪？

吕雉定定神，用力咬咬牙齿，冷笑一声：“夫君所作所为，我心里清楚，外人风言风语相传，我不会轻易相信。你只管放心，不论多大的风险我定当双肩担起。”

吕释之心里当然清楚，这个大妹妹性格刚毅，温柔贤淑，自幼在家中不狂言妄为，终日只管随母亲身后，学女红针线，学管家理财。十三岁起，便随父兄来到田间劳作，虽身小力薄，但一招一式均尽力而为，从不惜力偷懒。自从嫁到刘家以后，更是里外打点，日夜操持，从来没有一丝空闲。刘邦身为亭长，终日呼朋唤友，推杯换盏，从不过问家事。最让他气愤的是，妹妹作为一双儿女的母亲，再苦再累，倒也无话可说，竟然还抚养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儿，这是刘邦在婚前与曹媛生下的一个大儿

子。婚后，刘邦有了新婚妻子，自然远离那个寡妇曹媛。这个寡妇心地倒也狠毒，出于妒忌刘邦夫妇，欲使他们这个新家恶吵不断，便把那个叫刘肥的儿子送到吕雉面前，嘴里不咸不淡地说：“快快给你的新花娘磕头，往后你就沉下心跟随这位花娘过日子吧。”刘肥十分乖巧地纳头大拜，口里只管喊叫羞人的话语：“花娘，孩儿这边有礼了。”

一位不满二十岁的新婚女子受此大辱，如何能经受得住？但是吕雉偏偏没有被恶风污雨所击倒，她只是脸上羞得红红的，拉起只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儿子”，说：“往后只管叫娘即可，我定不会嫌弃你的。”吕雉此番超然大度的举止，既深得刘邦的钦佩，又轻易挫败曹媛的阴谋，在邻里乡间一时传为佳话。

可眼下刘邦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把妹妹吕雉推到风口浪尖。如果一切真如风传的那样准确，妹妹的身心将会受到何种打击？吕释之不敢再想，他只想尽快探听确切的消息。

就在此时，小妹婿樊哙风风火火赶来，嘴里不住吼叫：“想把罪名扣到我兄长头上，妄想，待我把消息打探清楚以后再跟你们一个个算账！”

樊哙是一名杀狗卖肉的屠夫，平日与刘邦亲如手足。他膀宽腰圆，声如洪钟，眼若铜铃，一副力敌万夫的气势令人望而生畏。刘邦娶下吕雉后不久，又亲自引荐，让樊哙娶了吕雉的妹妹吕嫫，友情之上又扯上一道连襟亲情。今天当他听说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急忙丢下手中的活计，快步赶到这里。

吕释之先是止住樊哙凶气，无奈地说：“俗话说无风不起浪，眼下自然有人传得如此真切，不如你去丰西大泽探个究竟。”

樊哙没有推辞，一口应允下来，便骂骂咧咧走回去。当下便离家去丰西大泽。

当消息传到沛县县府大堂上，县令吴行立时惊得目瞪口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平日里遵奉法纪、执政乡里的亭长怎么能干出大逆不道的蠢事。县吏萧何与他一样，不太相信这传言。他知道刘邦办事敢作敢为，故平日高看一眼，处处维护他，可眼下这事一时让他手足无措。

县令吴行问：“你看这事是真是假？”

萧何说：“说是真的，我咋也不敢相信；说是假的又传得如此逼真，让人不得不相信三分。”

吴行满腹狐疑：“这刘邦干着亭长的差使，有吃有喝，百姓抬举他，我等又高看他，凡事顺风顺水，为何他偏偏要走这一步？”

萧何只得深深叹上一口气：“人心难测也。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刘邦为何偏偏违反这个常规？”他嘴里没说心里却在反复琢磨：难道他遇上迈不过去的坎儿？难道他窥见潮流风向，一心要赶超引领，出人头地？在他眼里，刘邦是干大事业的人，举手投足，一言一语，皆放荡不羁，虽重酒色，那也是他结交豪杰的手段，而最令人

无法理解的是他那副不安的心绪，想常人不敢想，干常人不敢干的事。这些事他绝不能和盘托出，说给县令听。眼下他极力思考的是：如若消息不真，只算虚惊一场；如若千真万确，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护佑刘邦之妻吕氏，如何在县令面前为刘邦开脱。私自放走刑徒，而自己又落草为寇，这当然为秦法所不容。即使一时难以捕捉刘邦，可他的家属必将为此下狱。这将如何是好？……

其间仅隔一天，泗水郡传来文报：言刘邦押送刑徒悉数遁逃，速速捉拿归案。

县令吴行不敢有半点迟疑，立即派士卒星夜赴丰西大泽搜捕，但无功而返。郡守大怒，狠狠斥责吴行一通，吴行只得按秦律将吕雉押入大牢。

吕雉的父亲吕公含泪相送：“孩子，去吧，王法大如天，无人敢违。家中的孩子我给照管，时日不长，一准会有个水落石出。”至此，吕公还不太相信事实。

吕释之说：“我曾找到萧何，他说他已经关照狱令，进去后不会难为你的。”

吕雉没有言语，她知道劝说人的话分量不重，是刀山是火海只有自己担载，此时此刻畏缩后退是妄想，只能趋步向前，一切看自己的运气了。她没有流泪，只是苦笑着与父兄道别。

这时，奉命来抓吕雉的是一个名叫任敖的狱令，他是刘邦的好友，此前，又有萧何的特别关照，他例行公事，把吕雉带到狱中，把她安置在早早设置好的一间寂静处，既无人打扰，又能在食宿上多予照顾。

头两天，任敖在狱中走动勤快，吕雉的食水很是足够。但是，接下来，殷九和洪三轮流值班，对吕雉的食物异常克扣，饮食少不说，有时两天也不给一口水喝。吕雉只好数着日头受煎熬。

一天夜里，当她正在昏睡时，牢房门轻轻打开，殷九和洪三迎着窗外的月光，摸到吕雉身旁。她被惊动以后大叫起来。殷九说：“小娘子，你就是把嗓门喊破也无人理应。”洪三说：“只要你顺顺当当让我们兄弟两人过把瘾，日后会有你的好日子的。”吕雉知道这两个人的歹心，只得拼死反抗。无奈，一个弱女子，在狱中又被虐待多日，身上无力，几番挣扎以后，早被二人拢住手脚。

在一阵阵的淫笑声中，吕雉并未停止反抗，先是用嘴唾二人脸面，继而又张口用牙齿咬。吕雉越是拼命反抗，殷九洪三二人越有兴致。

当他两人终于扒下吕雉的裤子时，狱门哐当一声被踢开，进来的正是任敖。这几天，家中老母生病，任敖只得回家侍候母亲。今天回到牢狱后，想看看吕雉如何，不想，刚刚踢开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月光下，一具白得耀眼的躯体横在草铺上，两个人正欲火中烧，想着好事儿。任敖再也忍耐不住，先是一拳打过去，殷九整个儿仰倒在地上；洪三刚想提起裤子，被任敖掐住脖梗猛地一提，狠狠摔在一旁。殷九、洪三整个儿醒过神来，连忙爬到任敖脚下，磕头求饶。

任敖嘴里不停大骂：“狗东西，平日里我待你二人不薄，为何我嘱咐的事偏偏不能

尽心照办？毫无人性的东西，不打不足以平我胸中怒火！”说着，又照二人胸口踢去。可怜殷九、洪三，一个被踢得吐血，一个被踢断一根肋骨。

从此以后，二人再也不敢在吕雉面前造次，更是不敢克扣食物，侍候得十分周到。

身陷囹圄，与世隔绝，吕雉身伏在草铺上，头脑里如翻江倒海，一时是父母公婆的影子，一时是孩儿刘乐、刘盈，还有那个令人尴尬的大儿子刘肥，农家的院落、鸡、猪、狗嬉闹鸣叫，黍谷干草的香气令人回味。

但是，这一切只给她一个想念，而夫君刘邦跟她分手时的情景现在想来更觉蹊跷：那天，她正带着孩子在田间忙活，看到刘邦远远走来，孩子一拥而上，刘邦先是亲亲女儿刘乐，随手从路边掐一朵野花插在女儿刘乐头上，又双手抱起儿子刘盈，亲了又亲。这个场景，吕雉从来没有见过。后来的情景更让她脸发烧，心狂跳。刘邦把孩子放下后，让他们回家玩去。他阔步来到田里，拉着吕雉的手，又给她揩去脸上的汗水，轻轻说一句：让你辛苦了。吕雉从打进了刘家的门，田地的活计一直是她一手操持，刘邦从不过问。今天是咋的啦？

人高马大的刘邦伸手把吕雉揽在怀里，双手轻轻抱起来，缓步走向地头的一片小树林，刘邦那三绺美髯，随风飘起，撩在吕雉的脸面上，令她心里痒丝丝、麻酥酥的，万分惬意。最后，在一片深草丛中，俩人美美热闹一番。罢后，吕雉枕着丈夫的胳膊，依偎在他的胸前，久久享受怡人的温馨。好一会儿，刘邦叹了一口气，说奉县令之命，要押送一批刑徒去咸阳服役。吕雉说：“你又不是第一次出公差，以前数次，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更没有这般亲疼过我，今儿为啥？”刘邦哀叹一声说：“这些刑徒到了咸阳，从来没有人再能回来过，我于心不忍。”

“这里面有你认识的人？”

“有，我的好兄弟周苛。”

“啊，他为何变成刑徒？”

“他巧立名目加刑一名路过富豪，没想到这位富豪黑白两道通吃，反将周苛告到泗水郡。郡守谴责下来，周苛因知法犯法获刑。让我怎么也不明白的是，周昌因没有阻止兄长所为，也获连坐入狱。”

沉默，好一阵沉默，只有习习微风从耳边吹过。刘邦突然起身，十分阴郁地说：“大秦朝法典酷烈，将来有一日，我不慎入狱获刑，你与孩子怎么过活？”

吕雉一骨碌跳起来，大声责怪说：“不许你胡说八道，出门远行，要说吉利的话。”

“吉利？嘿嘿，沿途跑掉一个刑徒就要治我的罪，一百多人能一个不少？按期限晚到一天同样要治我的罪，你想想看，遥遥数千里，黑风苦雨，山险坡陡，这日期谁能掐得如此准确？另外，饥饱无常，疾病相扰，这些都如蛇蝎虎狼一样，令人防不胜防。想想看，我这个亭长岂不是站在悬崖边上，腰缠一丝马尾，那险情说来就来，天大的吉利话也于事无补。”

猛地，吕雉的心被冰住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更不清楚这些事儿背后的暗道儿。同时，令她难以理解的是，刘邦今天为什么要对她说这些，难道他有什么不祥的预感？

这时，她头脑里突然闪出光芒，且愈来愈明亮，她急不可待地相告：“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今儿上午，一位老人路过田头，向我讨碗水喝，罢后，我又送给他两张饼。他吃饱喝足以后，说要给我娘儿几个相相面，这一看不得了了，他说我是天下贵人，并说我这贵人是来自盈儿，还说乐儿也是大贵人。”

“哈哈，这还不是你送了茶水饭食而换来的一番恭维话吗？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要当真。”

“不。”吕雉十分执拗地说，“要说我跟儿女的贵相是茶饭换来的方有一半道理，可他未与你谋面，竟也把你的面相说了出来。”

刘邦略显惊讶：“他说我什么？”

“他说你是贵人之极，说我跟孩儿皆因夫君你而贵。”

刘邦一时无语，尽在微风中发怔……

眼下，每每想到这一节，吕雉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刘邦的死活，也不知前路是福是祸。

“吱”的一声，牢门被打开，当班的殷九按时送来午饭。虽说是粗馍淡饭，可数量不少，每次都能让吕雉吃个饱。

自从那次被任敖狠狠管教一通，殷九在吕雉面前再也不敢动手动脚，平日里连个大话也不敢说。洪三呢，虽说心中不服，但还是不敢造次，他知道任敖的拳脚硬气，落在身上想揭也揭不掉。尽管他手脚收敛，可暗地里一直在寻找机会，伺机下手。因为，吕雉不同于一般女人，虽说被关押在酷似猪窝狗圈的地方，吃着无盐无油的霉烂食物，可她的相貌并没有因此晦暗，反而愈加白皙柔嫩，特别是那双丹凤眼，瞥人一下，仿佛能摄人心魄，让人想入非非，心慌意乱。更令他心生妒火的是，他跟殷九每次跨入牢房，吕雉这个美人连眼角也不瞥他们一下，只管合目静坐或是把脸面转向一旁，一副孤傲神态令人无法接近。可每当任敖走进牢房，吕雉立时焕发精神，满面漾着可心的微笑，一双眼睛尽朝任敖相邀，看那架势恨不能立马跟任敖拥抱上床，狠狠热闹一番。

洪三每次望见此情此景，总是先一个劲儿地吞咽唾沫，接着是朝地上狠狠吐一口，一副无果而终的懊丧，只能长叹喘地。

这时殷九总是在一旁尖酸地劝他：“山枣儿都是猴吃的，老母猪一吃就酸倒牙。看看瞅瞅，过过眼瘾就行，千万别再来真格的。”

这几天，任敖的母亲又病倒了，任敖又留在家中照看老母。洪三再也无法忍受蹿

升的欲火，时时围着吕雉，双眼发直，口流涎水，一副急不可耐的模样。

殷九倒十分知趣，他办完事儿以后，即刻远远避开，他想看看洪三如何吞下这个令人解馋的果子。

太阳西沉，牢房越来越暗。洪三憋足气、壮其胆，走到吕雉身旁，十分殷勤地问候：“夫人，外面起风了，要不要加一床被褥？”

“谢谢大人的美意，在下无须添衣加被。”

“夫人，是否口渴，我去打一壶新茶？”

“谢谢大人的关心，在下不渴不饿。”

这时，吕雉的口气显得有些生硬，洪三的企图已被她知晓。可是洪三依旧不停不止，他步步逼近吕雉，只待一步跨上去。

吕雉没有惊慌，她轻轻地咳一声：“大人，我中午睡觉时，梦见我家的一只狗来到我身旁。”

洪三当然不憨：“夫人，天下没有不吃荤的狗，你说是不是？”

吕雉说：“更有记吃不记打的狗。这多是贪吃不长记性的癞皮狗，无法，只有狠狠再打！”

这一句话仿佛一声炸雷，令洪三打了一个哆嗦。任敖的拳脚砸在身上的疼痛仿佛又回来了，他止住脚步，僵在那里。

牢门吱地被打开，洪三惊吓得大吼一声：“谁？”殷九阴阳怪气地接一声：“是我，来换你去吃饭的。”

吕雉一颗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地了。

如是提心吊胆又过了四五天，也是黄昏时刻，她总算盼来了任敖。她仿佛盼来了救星，一时激动得竟嘤嘤啼哭起来。任敖大惑不解，急忙询问：“嫂夫人莫哭，是不是那两个狗东西又来欺负你了？”

“不，不，看到你的威风，那两个官人从来不敢动手动脚的了。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嫂夫人心中若有芥蒂，尽管说出来，小弟我即刻照办。”

“这几天，每到夜晚，我总是梦见夫君，但见他不是被虎狼追赶，就是落入悬崖，抑或是沉在滔滔血水中，尽管他拼命号叫，却从不见有人上前搭救，每次我都被他吓得死去活来，活活惊醒后，只能以泪洗面，熬盼天亮。我被押进牢狱前后已达半年之久，外面音讯全无，头脑木涨，心里空落，真不知何日……”说着她又低声啜泣起来。

任敖一边安慰她，一连向她述说：“听樊哙回来说，兄长已带领千余人马，南北征战，说不定哪天就会打到丰沛来的。”

吕雉大惊失声：“那造反的勾当定会灭亡三族，祸害一方百姓呀！”

“嫂夫人有所不知，始皇帝已经驾崩，胡亥篡位，遭天下人唾弃，眼下已是狼烟四起、群雄奋争之时，这‘造反’可成了最时新的事了，想来兄长一定是前呼后拥，

风光无限。”

吕雉并没有被任敖的一番话吹得忘乎所以，反之，她心里越来越冷静：天下大乱，何人护我？夫君远在千里之外，我在这儿是死是活他一概不知。眼下，我只有找个护身人。任敖，非他莫属。而用人必须要有付出，此时，身边分文皆无，只有一具女人身躯。

她抬起头，仰起脸面，一双含情脉脉的凤眼死死盯住任敖的脸面，轻声细语地请求：“官人，请你看看我的脖梗后面，是否起了一个包疮？”

被她看得火烧火燎的任敖，没敢怠慢，转到她背后，轻轻拨开如墨青丝，阵阵发香伴着女人味儿直钻他的脑门。还没待他醒过神来，吕雉早转身偎依在他怀里，任敖紧紧拥抱她轰然倒在草铺上……

一 吕叔平酷爱相术，吴县令调任沛城

吕公听罢，心头阵阵温热。他不觉面对吕雉详细端看起来，这一看不要紧，实实在令他大吃一惊：“女儿乃大贵人也。”他连说三遍，惊喜神色溢于言表。

吕妻不以为然：“同是一父一母所生，你再把儿女挨个儿细看一看，难道只有雉儿一人大福大贵不成？”

数百年战国风云，七雄争霸，终于在秦皇帝手下归于大一统。战火熄灭，四海初靖，天下归心，紧随之，一道道公文颁下：车同轨、书同文，衡币统一，秦律当典张于天下，祖辈受战火煎熬的黎民总算盼来休养生息的机会。

然好景不长，接下来，收缴民间兵器，焚烧经书，活埋知书达理的文人，徭役年年岁岁成倍增加，赋税让人喘不过气儿。最令人胆战心寒的是，民间胆敢有人对朝廷说一句不恭的话，即刻被抓去坐牢，一时间，八方哀叹、九州晦暗，百姓又被推到水深火热之中。

砀郡单父县城东，有一吕姓人家，主人名文，字叔平，坊间称他为吕公。此人自幼习文，尤其对《周易》格外倾心，他经年研习八卦，其间热心与人看相，虽非一语中的，但也能应验个六七分。吕公平日经营田地，偶尔也做个生意，尽管赚钱不多，可与心与身与家庭都有莫大的益处。经多年辛苦，家业日渐殷实。夫妻两人养育两男两女，日子倒也甜滋滋的。这吕公虽说发家治业，但对街坊邻里从不吝啬，性情随和，言笑爽朗，人称他为好好先生。

田里的庄稼一青一黄，岗上的荒草一衰一荣。待到吕公的大儿子吕泽长到十八岁，邻里好心为他做媒，把一董姓人家的闺女说与吕泽为妻，婚后二人恩爱有加，吕家的日子越发红火。

一天，吕公把全家人召到一起，声言自己要离家出走，时间不定，或是一年半载，或是三年两闰，一时无法定下来。他妻子首先反对：

“好家好院好日子你放下不过，偏偏要当个云游四方的乞丐，全是被鬼迷住了心窍。”

吕公说：“我是出去寻求易经大师，一是切磋学问，二是在民间验证我的相术是否有长进。你们应该支持我的做法，万万不可阻拦。”

妻子仍然不满：“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看着它败下去？”

吕公仍不以为然：“父在家当为家主，父远离，长子持家。吕泽已娶妻生子，渐成

气候，对外完全能独当一面，家中的事我已经不必担心了。”

全家人看到吕公去意已定，再相劝也枉然，只得默默答应下来。

吕公大女儿吕雉，年刚及笄，平日随母持家，学做女红，农忙亦随父兄去田里帮忙，不善言辞，只管埋头苦干，很受父母兄长爱戴。今天看到父亲执意离家出走，内心很是不快，她来到父亲面前，深行大礼，而后挽留：“父亲大人离家，全家人无不心疼牵挂。父亲大人常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你放着大好的日子不过，存心要去经受苦难，儿女阻拦是出于孝心，请父亲大人三思。”

吕公听罢，心头阵阵温热。他不觉面对吕雉详细端看起来，这一看不要紧，实实在令他大吃一惊：“女儿乃大贵人也。”他连说三遍，惊喜神色溢于言表。

吕妻不以为然：“同是一父一母所生，你再把儿女挨个儿细看一看，难道只有雉儿一人大富大贵不成？”

听了妻子的话，吕公这才沉下心来，把儿女的面相一一端详个遍。他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好，好，一个个皆是贵人相，不过他们的贵相全是随从雉儿的贵相而得！难得！难得！”

妻子听了只是独自相讥：“庄稼人家的好，儿女自家的强，你当父亲的还能不夸自己的儿女？你这是在安慰我们，让我们安心留在家里，独独放你一人离家出走罢了。”

内心的惊喜仍让吕公处于兴奋状态，他不住扼腕惊叹：“好！好，吾女为贵人也，可贺可贺！”

妻子见此状，乘机劝解说：“自然小女身贵，当父亲的理所在家谨慎操持，千万不要让此贵相有个三长两短而破败。”

吕公一任摇头：“妇道人家有所不知，但凡一贵人，乃天生之，其间不论经受何等凄风苦雨，从不得破此贵相。只是贵人本人要历练苦熬一番才是。为了证实我的相术，我更要出外寻高人研讨，以防在端详时被亲情所蔽，那就变成千古的笑话了。”

吕公的话有理有哲，无懈可击。

接下来，吕公选了一个黄道吉日，身负竹筒，登程上路，临走时，他特意交代妻子：“要格外留心雉儿，亦不可娇着不可纵着，不可愤着不可怂着，要由之信之，引之导之，最紧要一点即不可言传，一切待我回来再说。”

妻子说：“若有邻人为小女提媒论嫁，我若如何是好？”

“万万不可从之，处置不当，将会使女儿贻误终生，切记。”

吕公出走以后，吕母只好当家所为。田地里耕种拉打，街坊间礼尚往来，县府上完好纳税，徭役公差等一干事儿全让大儿子吕泽一人顶下来。二儿子吕释之，自幼贪玩，只有待到忙活时，吕母才拧着耳朵把他拉到田间出力。吕雉呢，仍和先前一样，终日里不言不语，只管埋头跟在母亲身后，做纺织浣纱、针头线脑的女人活儿；麦秋大忙，她不待母亲吩咐，早出晚归，忙活庄稼。嫂嫂董氏，看到吕雉任劳任怨，心中

颇为感动，便多让她干轻活。理会嫂嫂的心意，吕雉更为自觉。故姑嫂和睦，家无祸端。一家人上下齐心，内外一致，虽苦犹乐，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

又是春风鼓荡，大地回暖的时刻，吕泽与妻子董氏在田里撒粪，突然官道上走来几个士卒，不由分说，把吕泽抓起来就走。董氏大哭大闹，无济于事，只得飞快跑到家中，哭着向吕母述说不幸。

吕母只好强忍住泪水，悉心安慰儿媳一番，这又起身出门去街坊间打听。原来，县令奉旨，严加搜缴民间兵器，如有敢公开违抗者或私自隐藏者，一要连坐地方官员，二要把当事人的亲族人员一概杀尽。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县令最后想一绝招，先是将现有的戈矛收缴一空，而后，仍不罢休，他下令将农民押进县府，谁要来带人回家，必须把家中的铜具一概献上，无论是农具还是器具摆设，全部收缴。无法，吕母只好同儿子吕释之、儿媳董氏一起把家中的铜鼎、铜具搜罗一起，连夜交给县府衙门。最终才把儿子吕泽领回家中，一场虚惊，终因破财而终止。

接下来的这件事却让吕母左右为难，日夜哀叹。

这是吕公离家后的第二年，县城城南的大户张府着媒人到吕府提亲来了。张府是郡府上的一家亲戚，家有良田千顷，宅院房屋百间，酒坊、油坊两座，还有店铺、药铺的营生。日进百金，家资无数，仆佣成群。家中只有一位公子，年将十八。说来也怪，几年间，媒人介绍的漂亮女子他全看不中。为此事，张府老爷心中窝成一个疙瘩，于是放出话来，谁能为儿子牵成红线，当有千金酬谢。由重金鼓动，城中媒人趋之若鹜，凡有女儿的人家，门庭若市，走一拨，来一拨。市坊间的消息，时时更新。但是这些佳丽无一能打动张家公子之心。

但当他听说吕雉之后，竟一个劲儿点头。张府的老爷喜出望外，即刻着媒人前去说合。这吕母因谨记吕公的嘱咐，面对媒人只是婉言谢绝。开始，媒人以为这是吕母在侍女身贵，恣意索财，于是道明，凡有条件只管说出，一准答应。吕母哭笑不得只好言明：家中不愿谈婚论嫁。媒人听这话更是不依不饶，说：“自古女子及笄出嫁，今天你家女子已经超出年龄，岂有不嫁之理。这要是放在古时候，家中女子到年龄必须婚配，否则官府是要干预的。”

无奈，任媒人苦口相劝，吕母总不吐口，事儿只好这般搁延下来。张府老爷很是忿忿，他先是当面询问儿子：“难道那吕氏闺女是天仙，是姐己？人间美女万万千，为啥非要娶她不可？”

张公子只好向父亲吐出实情：那天他从郊外踏青归来，正巧遇上吕雉，二人的双眼仅仅对视一下，张家公子的魂就被勾去了。吕雉虽说不上沉鱼落雁，但容貌端庄，